



## 流动餐馆

烟火帖

□ 伍晓芳

父亲的八十大寿宴，是家里的头等大事。一个月前，大哥就打电话给村里的建锋，约定上门办酒席。

建锋有一手好厨艺，红烧肉烧得浓香软糯，小炒牛肉做得鲜辣嫩滑，虾蟹海鲜也能烹出独特的家乡味。最近几年，乡村里风行“流动餐馆”，办事人家只要一个电话，到了日子，餐馆全套上门搞定一切，主人只管干净脚招待客人。看准这个商机，建锋由打工青年变成了返乡创业的大厨。

寿宴前一天下午，建锋的小货车就开到了我家门前。车厢门打开，灶具、案板、帐篷、桌椅碗筷次第卸下，接着是搭棚架灶，锅碗瓢盆各归各位。看着标志性的流动红帐篷竖了起来，村里人纷纷道：“这是伍家老爷子要办八十大寿了。”

寿宴当天，天刚亮，帐篷里已一片热闹。三个帮厨也来了，她们负责洗菜、切菜、收拾碗筷。几口高压锅一字排开，羊肉、猪蹄等大肉在锅里“噗噗”地响，这些乡村酒席里的硬菜，要提前炖，才能软烂入味。

九点钟，建锋戴好了帽子挽起了袖子，站在了灶前。随着“啪嗒”一声，灶火点起，蓝色火苗舔着锅底。“嗞”的一声，小半桶菜油倒进热锅里，随着升起的油烟，一盆羊肉倒入锅中。只见建锋双手抡铲，不停翻炒，偶尔侧身抓一把姜片、一把蒜瓣丢入锅中，接着是撒盐、淋酱油等，一套动作下来，行云流水。锅碗瓢盆成了建锋手中的乐器，只跟从他的节奏。

舅舅在一旁夸：“建锋这手艺，搁城里开酒楼都行！”建锋抬起头，用搭在脖子上的毛巾抹一把汗，笑着说：“叔过奖了，那是因为乡亲们爱吃我做的菜。”

有些人喜欢围在灶前，建锋就和大家分享炒菜的秘诀：什么菜要咸辣，什么菜需清淡；什么菜要小火慢炖慢慢收汁，什么菜需大火翻炒快速出锅……先炒什么，后炒什么，他都心里有数。聊着聊着，也就知道谁家嫁女、谁家乔迁，下一笔生意又订下了。

帮工也在他的指挥下忙碌着。蒜苗配牛肉、笋丝配肥肠、香菇配鸡，配菜搭配妥当，各种佐料准备齐全——这些帮工都是村里手脚麻利、勤劳能干的大姨婶子，她们一边做事，一边聊家常，整个临时厨房热火朝天。间或，主人会不时进来看看进度，说一句“辛苦了”。亲朋好友们三五五个一起，在旁边摆好的空桌坐着，聊天的聊天，喝茶的喝茶，闻着飘来的饭菜香等开席。

十二点，鞭炮响起，寿宴开始。十四道热菜流水般上桌。红烧肉油光红亮，拉丝狗肉麻辣浓香，粉蒸排骨软糯鲜美……每一道菜都色香味俱全。客人伸筷，细细品尝，频频点头，不时交换一个称赞的眼神。

酒席开始热闹起来。大家笑语盈盈，推杯换盏，这时候建锋还不能离开灶台——为了保持口感，青菜这类时蔬须得等客人酒过三巡，现炒现上。但节奏慢了下来，建锋有时间端起手边的杯子喝几口水。看着宾主尽欢，几十桌客人都在享用他制作的美味，建锋心里升起一股隐秘的自豪感。

正席在中午，晚上也有二十来桌，但基本只是热菜了。“乡里乡亲的，晚上就不另收费了。”建锋不额外算费用，父亲很高兴。

晚宴结束，建锋带着几位帮工收拾碗筷、冲洗灶台、收起帐篷，待一一装上货车，一天的工作才算结束。

听建锋说，次日一早他还要赶去邓湾村办一场婚宴。夜色里，随着货车“轰轰”发动慢慢驶离，小村归于宁静。

白天热闹的门前景地又整洁如初，只有空气中遗留的饭菜香，回味着这场盛宴。



## 老哄

生活秀

□ 周慧芬

一大早，妻子系了围裙准备做早餐，却突然有些懊恼：“昨晚米粉浸多了，可能吃不完。”丈夫知道她是怕过餐了不好吃，倒掉又浪费，于是笑着宽慰说：“没事，浸多了就做腌粉，炒些小菜拌着吃。要是还吃不完，留着晚上做炒粉，你不喜欢吃就我一个人吃。”

一句话哄得妻子眉开眼笑，转头对他说：“你真会哄人，往后不叫你老公，就叫老哄。”他微笑着默认了，自此，“老哄”成了妻子对他的专属称呼。

老哄得空就要回村探望母亲，买些肉、水果零食，陪老人聊会几天。这天刚进门，只见老娘独自坐在家中，满脸愁云。老人看见他，立刻絮絮叨叨倾诉委屈：“去圩上卖豆子，收了一张一百元的假钱，还倒找了那人几十块钱。”言语间，满是自责与心疼。

母亲平生清苦，分毫都看得很重，平白吃了这种亏，怕是要郁闷许久。老哄从钱包抽出一张百元大钞递过去，安慰她说：“妈，别往心里去，我补给你。”他又拿出两百元塞进母亲衣兜：“这钱你留着零花，想吃什么就去买。”寥寥数语，哄得老人愁容化作笑容。

看上去，哄人也不难，谁都能做到。其实不然，真正要把人“哄”好，有时还需要胆量与担当。

一日下班，老哄行至家附近，忽然看见前面围着一大群人，还传来争执打骂的声音。走近一看，竟六七个人在推搡一对夫妇，路人驻足围观，却无人敢上前劝阻，场面甚是混乱。

眼见夫妻二人狼狽躲闪，处境不妙，老哄心头一紧，拨开人群冲了进去，一边伸手拉架，一边高声劝阻：“别动手！打架不能解决问题，有什么事好好说。”

混乱中，一名壮汉挥拳向他抡过来。老哄毫无退意，侧身抬手格挡，另一只手迅速取出工作证高高举起：“我是人民调解员，暴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！”

大概是掏出的证件震慑了全场，打人手收了，被打男子趁机拨通报警电话。现场气氛依旧紧张，老哄守在中间，不断安抚双方情绪。直至警车抵达，带走冲突双方，他才悄然离去。

如此凶险的场面，老哄竟然遇上好几次，每次他都冲入人群去拉架，反复讲道理做工作，偶尔也被误伤吃点老拳。

他不把这些告诉妻子，但妻子还是知道了，便告诫他：“街头打架不是你的调解范围，别强出头。”

“那哪行呢？出事了谁都不好，我也看不过。”老哄轻声细语说。

妻子觉得他就像块硬石头不开窍，很生气，扭过脸不理他。

老哄挠挠头，眼珠一转，追着妻子细细地说着什么。说什么不知道，但最后妻子总会被他逗笑，嗔他一句：“你呀，就哄我吧。”



岁时记

## 端午的咸鸭蛋

□ 罗荣

在我的记忆中，每逢端午节临近，母亲都要到鸭信老姚家买回一篮照蛋。照蛋是未受精而不能孵化的寡蛋，八分钱一只，比正常蛋便宜两分钱。照蛋做成蛋，要用黄泥，取黄泥的任务由我和姐姐完成。北郊的黄泥，赤如丹砂。姐姐说，用这种泥土腌出的蛋黄，很像东山初升的日头，红红润润。

取回的黄泥，母亲捣成粉状，掺入凉开水和烧酒，拌匀。鸭蛋洗净晾干后，一只只裹上泥浆。蛋的大头部位，放一点海盐。裹好的鸭蛋，装进瓦罐，放到床底下贮藏，等待端阳。

小满一过，雨水不断，河里的水位也猛涨起来。母亲说，小满不满，芒种不赶。老天爷晓事，五月初五划龙舟，这是落龙船。

龙舟五月初一就上了水（乡俗：“下水”要说“上水”），舵手和桨手每天在湍急的大河里操练。城里东南西北四关，有十几条龙舟，名字都很好听，叫金龙、金青龙、金蓝龙、金黄龙、金白龙、金花龙、枫箭龙等等。划龙舟的桨手，胳膊的肌肉都鼓鼓的，像鸭蛋的形状。

龙舟的咚咚鼓声，催快了节日的步伐。端午那天，母亲包的箬叶粽子下了锅，菖蒲和艾蒿挂上了门楣，雄黄酒装进了酒壶。姐姐从床底下拖出瓦罐来，揭开蒙着的漂派纸，把腌蛋取出来。腌蛋上的黄泥浆，已经干结成了泥皮。姐姐洗蛋时，小心翼翼，一只只鸭蛋恢复了青或白的本来面目。

蛋下锅了，火烧旺了，水咕嘟了。咸蛋煮熟，起锅。母亲说，午饭还早，你们先去河边看划龙舟。

我不动，看着蛋。鸭信老姚的照蛋，真大，真标致。母亲笑，吩咐姐姐取蛋络子来。蛋络子是早几天姐姐用七彩丝线钩织的。母亲挑出一只最大的蛋，装进络子。那只咸蛋，就垂到了我的胸前。

挂上咸蛋，上到河堤，在人山人海的缝隙中，看龙舟竞赛。人群中的同龄少年，胸前悬挂彩蛋的不少。那时的日子不宽裕，彩色络子里的咸蛋泛着节日的光泽。

河里的龙舟，一对一对，逆流而上。鼓声、锣声、呐喊声、岸上人的喝彩声，响彻云霄。决出名次后，龙舟赛手们从堤上把几只羽毛碧绿的鸭子丢下河。桨手们扑通扑通跃入水中，去追逐嘎嘎叫唤的扁嘴们。我问姐姐，扔下去的，是生蛋的鸭子吗？姐姐说，那些都是不会下蛋的菜鸭。

母亲没去看龙舟，她在家打理午饭。我和姐姐回家时，饭桌上已摆上了米粉肉、小炒鱼、油豆腐，还有一开两半的咸鸭蛋。咸鸭蛋的蛋黄，真如同姐姐说的，像东山初升的日头，红红润润。

彩络里的咸蛋，在我脖子上挂了两天，我舍不得吃。

我哥哥说，你是读书人，不能挂蛋。

我问他，有什么讲究？

他说，蛋代表零，别考零蛋。

他问我的咸蛋卖不卖，给一角钱。

一角钱，比鸭信老姚多赚两分，划算。

我哥哥参加了工作，他有私房钱。这只咸蛋，我卖给他了。

不过，彩络子我留着，下一年的端午节，我还要装咸蛋。



心香寄

## 母亲的道理

□ 余红举

妻刚怀孕那年，母亲进城与我们同住。相处久了，我发现在家事上，母亲自有一套的道理。

母亲最固执的道理，就是“世上哪有完美”“刚刚好”。在老家，头天的剩菜剩饭，次日热一热，便是一餐。进了城，母亲这个习惯雷打不动。孩子在学校吃，我和妻子在单位食堂，中午常常她一人在家，她便总是应付吃些头一天剩剩的。我劝了几次，母亲还是固执己见——不能浪费粮食。

如果没剩饭菜，母亲总该煮口新鲜的吧。于是，我想了个笨法子，每顿晚饭，我都尽力把饭菜扫光。有剩余时，母亲总会问：“吃饱了没，再吃点？”后来盘碗见底，她依旧问：“吃饱了没？”我便答：“饱了，刚刚好。”

可渐渐地，我觉出不对味。饭碗里的米饭，从浅浅一碗，到堆得冒尖；再到后来，一碗吃完，她不由分说又给我添上小半碗。

我终于忍不住：“老娘，我原本吃得刚刚好。这饭吃着吃着，要撑爆了。”她笑眯眯地说：“我看你最近每次吃得精光，怕是工作累，饿得快，就多煮了点。儿子，吃饱了才有力气，世上哪有刚刚好！”

是啊，哪有什么“刚刚好”。母亲朴素的想法里，世上的事都要多点多余地，这点“多余”，也恰恰是她的处世哲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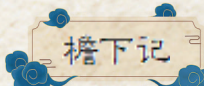
日子慢慢好了，我们换了大房子。原先的两居

室空了出来，虽是学区房，但政策严，核实“实际居住”，反倒一时难租出去。房子就这么空着。母亲便得了件新差事，每天送完孙子上学，她总要绕道过去，打开那扇空屋的门，里里外外擦拭、打扫，让空屋也敞明几净。我以为她是念旧，舍不得老邻居，便由着她。

直到有一天，儿子怕奶奶累着，便问她：“奶奶，又没人住，你天天去打扫，不累呀？”母亲摸摸他的头，慢慢地说：“房子啊，是要靠人养的。人气养着它，它才是个‘家’。”

再后来，两居室的房子旁建起综合体，做生意的多了，租房子的人也多了。母亲精细地打扫屋子，租客进门，便见窗台上的绿植精神抖擞，阳光洒在干净的地板上，一眼便能相中。其中，有一位刚入职的老师租了两年半，直到她自己的婚房装修好才搬走。记得交钥匙时，她道出了租我们房子的缘由：“房子干干净净，就像有人一直在居住，想必主人是友善爱家的人。”

我知道她这是在夸母亲呢。母亲用她的勤劳“养”着房子，不经意间也让人看见她“多点余地”的人间理。



檐下记

## 岳父来了

□ 熊加平

在同辈之中，我是难得能和岳父聊得来的一个。究其原因，岳父善聊，我善陪聊，我们爷俩之间没有隔阂。老人们聊天，图的就是个乐呵，打发时间。和他们聊，没话题要找话题，有话题要顺着他们的话题，再展开丰富的想象去引导，循序渐进，一切便大功告成了。

岳父曾经在村办小学执教八年，后来又在村里任会计多年，也算是个知识分子。家事国事信手拈来，虽是东拉西扯，往往也能扯出点门道。岳父为人豁达，七旬有加，但身体杠杠的。从乡下到我住的县城，来回30多公里，每次都强烈要求开车接送他，可岳父哪里听得进去，便是骑着他的“小毛驴”风雨无阻。按他的话说，又不要自己用脚踩，把它喂饱（充满电）了，它会载着你跑。

每次来我家，岳父几乎不留宿，吃完饭就走，很忙碌的样子。要不送一些地里的蔬菜，要不就带点鸡蛋鸭蛋，按他的话说，绿色食品无污染，吃着放心。唉，老人家就是这样，自己舍不得吃，尽挂记儿女们了。不过，岳父从不拿自己当客，这点让我很是欣慰，自己女儿女婿家，想干啥就干啥，大家都自在。

十一黄金周，带岳父去怪石岭游玩。在怪石岭，爬“小长城”，望着蜿蜒而上直通山顶的台阶，我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开始还算凑合，二十分钟后，胸口发闷心跳加快呕吐感随之而来。岳父在不远处喊：“怎么样了，爬不动了？”他的头发在太阳下闪着银光，一副威武雄壮稳若泰山的样子。我喘着粗气慢慢挪动步子，心里感慨：这就是长期不运动的下场。

由于时间关系，这次岳父破天荒地在我家小住几日。为迎接“领导”驾到，平时不爱收拾的妻子小玛硬是里里外外打理了一遍，端水沏茶无不殷勤。看着宽敞明亮的家，喝着花茶，听着音乐，神清气爽，好生自在。我对岳父说，这次来就多住些时日，希望你老人家能够常住。小玛斜了我一眼，岳父不明就里，说家里离不开，确实离不开，田里地里的……

岳父来了，便单方面“统治”了电视机。每天下午一点开始，看电视里《谁是赢家》二七王比赛，傍晚六点开始看《都市现场》，七点准时看《新闻联播》，晚上再观赏《晚间800》……一气呵成，时间点掐得那是分毫不差，不得不叫人佩服。

我说你老人家难得来一趟，总不至于来是来帮我看看电视的吧，让你闺女陪你街上走走，买几身新衣服或尝尝县城里的小吃。岳父笑着说，衣服就不必了，你们买了好多，一次都没穿过呢，赶明儿上午我抽时间出去转转，县城我比你们熟，况且我又不是不认识字，想当年为了村里东奔西跑……岳父边说边掏出老年证，你看，我坐车都不要花钱。

人都说老人家作息时间规律得很，早睡早起有益健康，这话一点不假。晚上十点不到，岳父就迫不及待嚷着要上床休息。我说这么早，再看会儿电视或咱爷俩喝个小茶。岳父说，新闻联播都过去两钟头了，在乡下这时候早就梦见了周公。

早上五点半，我被一阵低沉的咳嗽声吵醒，不用猜，岳父起床了。然后是轻轻的开门关门声，再然后，我居然隐约听到楼下传来“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……”哎呀呀，我的天，我家小玛给他买的宝贝收音机在这里都派上用场了，他还以为是在乡下的大马路上呢，自己起得早，邻居也得休息呀。

岳父就是这么一个大大咧咧的人，这和我家小玛有得一拼，基因原理，没办法。有几次去乡下，我都发现他为假冒伪劣产品作过“贡献”。要不买到了廉价的“品牌”洗发水，要不花大价钱购来“厂家下乡特供”买一送一的精炼油……也难怪，岳父性格耿直，再怎样擦亮眼睛，怎经得起不法商贩的伶牙俐齿？

不过，对待孩子们，岳父可从不马虎。去乡下吃个饭，岳父总是提前精心准备，不是大鱼大肉，就是好酒好菜，翻箱倒柜也要让饭桌丰盛。每次电话约好回家，远远的就看到岳父在村口等待的身影。稍有耽搁，一定要向他告知，要不，他会一直站在那里眺望，比村口的老榆树站得还倔强。



第23期

樟树下

电话：0791-86849235  
本版邮箱：32028011@qq.com

莫道桑榆晚，为霞尚满天。老人健康长寿，就是儿女最好的福报。我对岳父说，想吃就吃，想喝就喝，没钱了吱一声，反正我们有饭吃绝不会让你饿着，闲暇时多锻炼，多注意自己的身体。

岳父听后笑得灿烂，一脸的菊花纹。



浮生录

## “塞内，塞内”

□ 黄秀威

老吴在那坡街经营着一家裁缝铺。从小孩儿的开裆裤到新人的婚服，啥都能做。刚开始，大家都叫她小吴，直到有一次，隔壁卖糯米饭阿妈的小孩拿着一裤子脆生生地喊她：“吴奶奶，帮我补一下这条裤子。”老吴愣了一下神，数了数日子，一拍脑袋，“呀！转眼过了这么多年，真是岁月不饶人！”

就着炭火炉上一直烧着的热水，老吴耐心修补着每一件衣服，几十年的光阴就在缝纫机的嘎吱声中流淌走了。

这条街上，大多数居民都是壮族，刚开始还是小吴的老吴听不懂方言，顾客上门做衣服，双方只能比比划划，提要求的领会要求的都一头的蒙，有时候急得红了脸。呜里哇啦实在交流不了，老吴把布料和量尺一丢，“蹬蹬蹬”跑到隔壁卖糯米饭的阿妈那里，拉她来做传声筒。阿妈虽然懂的普通话不多，但能磕磕巴巴描述出大概的意思，老吴再比划两下，得到客人同意，三五下除二把尺寸一量，交代着明天来取。把客人高高兴兴地送走，老吴长吁一口气，嘟囔着：“下回得学点壮话才行，老这么跑也不是个事儿。”



AI图片。制作：钟秋兰

待久了，老吴懂得的壮话越来越多，可找她做衣服的人却越来越少，有时候给炉子上添了一天的水都不见有人来。老吴纳闷了，“难不成大家都不用做衣服了？”后来去打打听才知道，镇上新开了几家成品服装店，都是城里时兴的新款式，大家喜欢去那买。老吴也去看了看，手上摸着面料，看着衣服款式，心里想着：“这我也能做呀。”看完了便跑回铺子里，按照印象中的样式做了一套出来。“还蛮像模像样的。”老吴心里乐开了花，但是客人依旧很少，只能把炉子上的水加了一遍又一遍，老吴裁缝铺也慢慢转了方向，只补衣服。

直到有一次，老吴正在睡午觉，隔壁阿妈匆匆匆匆来，嘴里说着：“衣服，新娘，做衣服。”老吴迷迷糊糊回了一句：“镇上新开的成衣铺有新娘的衣服。”阿妈看老吴还没睡醒，只能又用汉语结结巴巴说：“没有，你做，你能做。”老吴一听，心里想着，什么衣服买不着。起来就被阿妈拽去村里一个姑娘家了。到了后才知道，姑娘原本在成衣店订了一件婚服，可是突发暴雨，山路塌方，衣服送不进来。眼看着明天就要举行婚礼了，新娘急得豆大的眼泪像窗外下的雨滴一样，一颗一颗砸下来。

老吴急忙安慰新娘：“别急，我会做衣服，我来帮你做。”新娘有点惊讶：“吴阿姨，你不是只会补衣服吗？”

老吴擦去新娘脸上的眼泪，嘟囔着：“你的开裆裤还是我做的呢。”大家哈哈大笑，新娘也羞红了脸，像成熟的石榴一样红。

老吴把新娘带到店里，取出尘封已久的量尺，仔仔细细地量着尺码，低声细语道：“放心吧，明天肯定给你一件漂亮的婚服！”老吴的裁缝铺亮了一晚上的灯，隔壁阿妈放心不下过来看，炉子上的水快烧干了，老吴认真地裁着每一块布，又耐心地将它们拼好，头上的白头发在昏黄的灯光下若隐若现。

阿妈说：“老了，老了。”

老吴放下针线，舀过一瓢水倒进炉子上的水壶里，嘟囔着：“能不老吗……”又继续坐下来做衣服。第二天老吴把婚服送到了姑娘家。当大家看见新娘时，每个人都瞪大了眼睛，那是怎样一件衣服呢——五颜六色的壮锦，镶着洁白无瑕的珍珠，有着精美绝伦的图案。阿妈搂着老吴眼睛笑得像月牙，脱口说着壮话：“塞内，塞内！”老吴疑惑了：“什么意思？”阿妈笑着解释：“好看，好看！”

这一晚，裁缝铺没再亮灯，水壶也没再响。老吴早就睡了。她做了一个梦，在梦里，很多人来找她做新衣服，众人围着她，耳边是一声声的叫好声：“塞内，塞内！”